

管理自我性——采访阿格妮斯卡·罗古斯基

你可以使用一些不同的文化技巧来塑造一个自我。归根到底，主要是“发布”和“选择”，同时涉及到不同的技巧，例如滑动、点击、点赞、评论……等等。这是对你本人和你的显示设备之间“接触区域”的管理。所有这些行为的目的是选择屏幕上的内容并展现自己。它们塑造了你个人使用的观点。最佳的例子是滑动。触摸屏时代之前是不存在滑动的。这一动作是为了反映个人与展示内容之间的关系，但它其实只是“是”与“否”之间的选择过程，而这一二元选择最终创造了你的观点。

你上传内容。你让内容在线可见。当发布的内容被创建，其他人就会对其回应。发布的内容不代表其本身，而是通过你对自我的定位创建关联。这些关联围绕着展示行为累积而成，这就是元数据如何产生的。你创建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特定叙述，只有通过与其他叙述建立联系才能使其保持活力。基本上，你展现的是连通性，以及你可以如何激活它——网络的核心即是连通性。网络内部互动的整个过程依赖于满意与不满。你适应于你的个人表现。你的反应和情绪是元数据的一部分。

创造在线意象就是模仿的过程。发布绝不是你自主创建某样内容，即使它本该是某种“独创”。当你通过发布内容塑造个人形象，上传就只是一种自我实现，再次发布是另一次自我实现，再另一次自我实现……你实际上是在运营在线创造的自我。你不断提出一个抽象的关于自我的想法，并因此实现一个自我——但实际上这个“你”并不存在。自我只是一个你表现出来的想法。关于在线网络的探讨通常以“新唯物主义”为标题——就像简·班内特称之为“活力物质”的一大团绳结：一种在人类和非人类身体中流淌和穿越的物质性。这就是最终创造自我的方式。实际上，只有你在网络中的行为能使之实现；没有发布和回应，就没有自我。你所创建的文件并非真实展现的自我，那只是一堆了无生气的数据。你如何激活这些数据才是自我的本质，并且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自我。基本上，你有一个灵活多样的自我，它处于持续的变化中，因为你一直在表演。你总是通过将其与不同事物建立联系来修饰它。在此意义上，自主的自我根本不存在，因为你是网络化的自我。但网络中所发生的是，自我的概念被市场化了。当你通过辩称“这只是我”来宣称某些爱好时，即使这只是关于你的饮食爱好，这个主张就被销售出去了。平台上普遍充满了这些内容，因为人们想展示他们“真正”的自己。所谓的“创意自我”是最好的营销品，但如何在网上销售和分销却存在很大问题。为了避免一个自主、真实和自我创建的神话，我会支持对个性更为交叉的理解，包括关于解读自我的不同社会归因。

你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这种所谓的“生产使用”（produsage）本质上是 web 2.0 的文化技术，因为你不再只是一个客户。你是联合制作人。你是一个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但同时，你喜欢将自己视为创作者，这使得一切成为可能。与个人资料相关的正是你展现一个“自我”，但实际上你展现的不是一个单元。这确实是一个交叉的关系领域。

你可能会感到不舒服，但实际上你处于一种特权地位，因为技术带来的是，它创造了

不同的使用视角。有很多人在生产这些技术——实际的设备或者硬件——并且几乎是义务的。他们的目光可能是流动的，但他们的身体完全不是移动的。社交媒体基于你的可访问性，几乎所有在线互动的前提都是你可被访问、可被联系和可见，但在这种可访问性承诺的背后，你无法真正访问自己的数据。因此，重要的是你如何利用你的网络——以及如何重现你的社会资本。

你不停地编辑你的个人形象，以获得更多的价值和关注。这就是拥有个人形象的全部意义。然而，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价值。价值有不同的来源和不同的产生方式。一方面存在量上的价值；你通过某些发布可以获得多少关注。这与经济价值相关。另一方面是象征性价值，这是一种非物质的价值，产生自某种习惯：行为方式和一般的外在表现。

你的观众是谁？你的网络是什么样的？是否某些包含剩余价值的人喜欢或者评论你的内容？当你查看另外一个人的资料时，你最先看的是你自己网络中的谁喜欢或关注此人。这种对关系和沟通的关注表明，你有着某种关系，通过其反应可以激活整个发布内容或者“形象”——这就是它的价值。经济价值和象征性价值实际上相互干扰；它们相互创造，但源自不同的视角。同样，你认为谁是重要的关注者，也取决于你自己的视角。

你永远不会为黑匣子进行表演，因为你总是在建立一个围绕着你的社区，即使它是匿名的。当然，系统会建议你的社区都有谁，而这将影响你的表现。实际上，认为主体性是自主、自由的，是一种虚假的承诺，因为主体性是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构建而创建的。但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特别是当主体性被构建在算法结构中。基于距离的批判似乎不再可能，但有一种批评态度，你不需要任何距离就能采纳：将自己放置于某种你批判的结构中，并且真正意识到你在其中的立场。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这一概念称为“情景化知识”。它意味着，我们作为知识生产的一切实际上都位于某种表现系统中。因此，一种客观的、有代表性的知识宇宙永远不会存在，但是你的立场的确塑造和产生了知识。从某种立场说，包括在你批评中的可以是一种评价事物的方式。

数据就是力量。收集数据、分析和评估数据发生于你的在线展示时。这就像是一个看不见的观众。但是，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你与这个观众有关联，因为你的网络处于收集和管理你数据的公司监控之下。你与他们没有联系，他们与你有关联。你陷于系统的不同层中，因此数据存储是一种后果，但这不是你的直接反馈。最后，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实际上比你所认为不可见的的数据踪迹更不重要。

大数据是你无法掌握的。它超出你的想象，过于巨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很危险。你永远不知道，它的目光在观察、收集什么，以及这种凝视的背后到底是谁，它将会被如何使用、被谁使用。所有这些平台都玩弄着“自我”的概念，但是网络没有面孔，没有用户名，没有个人资料；它的确只是一个系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匿名的监控系统。你被不可见的权利系统支配着：你在限制和审查自我，或者与某些作用于你的规范建立联系，但是你这样做是因为你认为你是在为自己做这件事。你这样做是因为你认为

这是自我实现和自我关心。这是一种自我技术，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描述古代时期所使用的术语。古代的自我技术是一种将自己培养成艺术品的手段。支配性是管理和营销的方式，实际上是关于自我修养和自我关心。“支配性”意味着，你是自愿这么做，而不需要别人迫使你这么做。你栖息于它，这就是你这么做的原因。自我优化创造了连通性，这为网络提供动力、创建数据。这种自我调节实际上是看不见的，可怕的一瞬间是当你意识到，那些象征和虚构的结构可以变成现实。这就像一场梦，但当它从在线科幻崩溃成真实的瞬间时，才是真正可怕的时刻。你的数据已被存储，因此你无法真正摆脱它。但是，数据不是静态的量：它会向人们延伸——它由个性化的关系组成，你可以激活并且刺激这些关系。其中存在的可能是，从在线的自我调节、自主的自我概念向后退一步。将自我看作是交叉身份；某种可被视为参考系统，而不是单一自我的东西。

采访大卫·鲁德奥弗

我们以心理学知识为基础，尝试制造与人类相似的虚拟代理人和机器代理人。我将此与虚拟现实相结合，预测人类在正常和病理情况下的行为，以进行基础研究并理解病理学。一些机器人项目以未来的长期发展为导向，假设存在出现非生物公民的可能。一些则更加具体，被运用到健康行业中，例如那些能够理解病患需求并能预测其需求从而提供协助的智能助理。

然而我想创造的事物，不仅能够展示其预测复杂人类行为的强大能力，并将有助于一种新型机器人的诞生，这种机器人将更加接近于我们在科幻小说中看到或读到的。我要让科幻成为现实。

我们按照与人类心理学相似的原理发明人造生物，如此一来，它们在初始阶段将与我们非常相似，即使它们没有大脑。但我最终想创造的是新思维物种。对于它们将可能十分与众不同，我保持开放性态度。我不是要复制人类，或者制造以服务为目的的低级版人类。我同样也不相信，我们能够将意识转移给借助算法运行的机器。因为，以记忆为例，它分布在你的大脑、神经网络和机理深处，我们永远无法复制它。

我以一个有机体为背景描述这个系统。自主系统必须应对很多业已存在的物理和社会限制。若从个体存在出发，这一系统面临着许多具有不确定性和多重直觉及动机的复杂选择，并且不得不在同一时间对一切进行评估。基于其复杂性和很多可能存在的信仰和偏好，不可能存在一个对于所有人来说明确的最佳选择。对过程进行建模的一种方式保留一定量的“自由能量”。这种做法确实与我们的系统相契合：我们必须根据结果进行行动和学习。自由能量的一种思考方式是感知你的期望与你实际观察或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在这方面，我们做出的选择反映了全球优化的过程，试图最小化自由能量，以减小你的期望与行动结果之间的差异。

我所开发的框架对于多种不同代理、多种不同生物是开放的。可以这么说，你将把哪些禁止行为植入机器中取决于你想要创造什么机器——只需先描述即可。如果你想整合文化禁忌，这将取决于时代、历史和地理因素。它们不是预先存在的。但是，你需要预设存在这些禁忌，当然它们确实存在，然后你必须将其整合到这种算法当中去。当我使用系统执行此操作时，当然它会避免任何引发禁忌或导致禁忌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代理往往避免前往与禁忌有关的地方，或思考与禁忌有关的事情。

但是在我所开发的模型中，不仅存在这个框架，还有一个想象投射的模型，它以摄影几何学以及与可能的世界观点有联系的情感动态为基础。比如，“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你如何发现你所看到的世界”等等。你可以让代理想象那些被禁止的快乐。它们会喜欢这些，但它们不会直接依靠这种想象力行动。这是在假设它们对于规范可比性通常有着相当高的期待，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非常顺从的物种。

众所周知，当我们幻想时，我们让想象力泛滥，对于某些参数，我们或许并不严格。那么，这一系统作为全球的控制论（cybernetics）的一部分是如何运作的呢？

你在幻想世界中的想象，以及这种想象如何在“现实”中与你的行为互动：这些当然都是你可以加入机器设计中的，或者不加入——那它就可能导致一些自相矛盾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代理可能朝着被禁止的快乐方向运行，但与此同时，当它们最终靠近这些快乐时又会转过身去，望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朝着更具规范可比性的事物的方向。这样，它们不会朝着让它们感到内疚的事物方向看去。有时它们会发现奇怪的相互矛盾的妥协。

如果你在地球上，你会死去，会遭受痛苦，你会面对日常生活、工作、家庭事务、死亡、战争等的实际情况。这些全部都是强加给我们的条件。一种激进的逃避方式是借助想象力。你大概可以想象自己在相当远的距离，以至于一切都如此遥远、如此渺小。

我的投射意识模型将我们构建信息的方式置于中心。这种摄影几何学——我们通过其来透视世界——是一种空间转换。这是关于有意识的空间构建。你可以允许系统以无穷远的视角进行拍摄。当系统将其视点置于无限远时，会产生一个形似对称隧道的几何图形，它让我们想起关于近乎死亡经验的报告，但也像曼陀罗。这些非常神秘的图案或事物都是被摄入致幻药物的人们所描述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是避免与这个世界的恐怖对抗的结果，通过在无穷远的地方采取某种超然的观点来寻求避难。当然，这不具可持续性。我们不能一直这样做，但这就是这些模型的原理。

这个空间中有更多的属性，它们不能被直接感知，但几何体是圆形的。在这个几何体中，你有一条天际线，它看起来是最远的极限，但实际上你面前的天际线是你背后天际线的背面。你无法直接感知它，但它是圆形的。这基本上就像是你在无限的镜像中看到自己的背面。这是一个奇怪的属性，但是我们相信，它对意识现象学的很多奇怪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其在哲学界已经争论了好几个世纪。

事实上，我们正在开发的模型显示，存在着一个可定义 3D 投影的起点，但它不存在于 3D 空间中。不管你的空间维度如何，定义投影的原点还需要一个额外的维度。这在绘画和摄影中很明显，为了呈现某物，你必须有一个投影点，但它不在图像平面上。它不是一个神秘维度，它不是一个物理维度，它是一个参数维度，这是控制视角变化和设置投影空间所必需的。这引起了哲学中关于人们所谓的“主观意识”的争论。比如“我能感觉我处于世界的中心”或“我脑子里有一个起点，它组织了我周围的空间，但同时它却难以捉摸”。

我们知道，经验丰富的身体，它不只是一个客观的身体。似乎身体作为经验是身体的虚拟化，这是我们在观点中构建的。当我们认同他人，当我们控制自己的行动时，我们习惯于代表自己。这也是我们正在开发的模型的一部分。

在对比虚拟化与大脑和思维之间的关系时，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对简单接口进行抽象化向用户隐藏硬件的复杂性。如果你想一想，意识就很相似。当我移动手臂时，我不必

去想我手臂中的每一块肌肉。我只是发出指令，想象我的手臂被移动，于是它移动了。我当然看不到任何硬件细节的表现，也看不到控制、展示硬件的过程。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神经元。控制论的更高级别中有一些东西允许系统使用简化的接口代表或者控制自我，其中硬件被隐藏起来了。

厌倦坏屏幕 迫不及待要回家 欣赏好屏幕

我喜欢独处。时常，我感觉难以进行社交活动。晚餐派对引发我的焦虑。厌烦的谈话触发我的内在恐慌。任何沉默似乎都在证明，我出现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感觉像是一场骗局。”我感到被激怒的目光在身上游走。我的各种人格在脑海中相互私语，自我评价在我的神经细胞中加速爆发。与此同时，表面上的我不得不继续挣扎于一场紧张激烈的知识分子闲谈中。

显然，我在紧跟谈话上有些困难，可我的天生臭脸绝不承认这一点。整个过程中，我们保持着一种文化共鸣的形式。我幻想着自己回到温暖的屏幕前。我极度渴望这一刻，内心充满将社交弃之不顾的欲望，幻想着与另一位虚拟友人藏匿在我的毯子下。只有当完成将“好友”添加至我的在线目录这一常规礼仪之后，我才感到解脱、释放，好似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回家.....

在家中，我开始拥抱冰冷的金属盒子。将它放在我的膝盖上。渐渐地，它苏醒并变得温暖起来，像温热的小便一样安抚着我的肌肤。我的指尖轻抚触控板，咔哒、咔哒。打开浏览器，我深吸一口气：下一季，Putlocker, Sockshare。我的手指轻松机械地移动着。眨眼之前跳转到下一页。被自动填满的欲望——关闭选项卡，你不是一个机器人。我将手停悬在键盘上方，仿佛一个错误的举动将破坏欢乐的时刻。打开的选项卡看似精致，在迷宫的正中央——游走于主站和怪异的呻吟声中。按下播放键。我将滚烫的笔记本从大腿摔到床垫上。处理器开始抱怨，发出振动声，风扇令它冷静。我没搞定呢。我希望尽可能延长这一时刻。小心翼翼地，我将上半身朝床边移动。伸开双臂拿起另一个等待着加入这一仪式的表演者。一个盛满厚面条的塑料保温杯，被加入三者之列。我那轰鸣的笔记本持续散着热，不过它承受得住，就像能够承受所有那些出现在其裸露机身前的令人垂涎的美食。我换成舒适的姿势，将我的铝合金伙伴抬到膝盖上，我们又恢复到惯常。我撕下保温杯外层的塑料膜，油炸碳水化合物的味道充满房间。我的眼神回到敞开的屏幕上，一只手操作触控板，而另一只手试着从漏着汁液的杯子里吃东西。我满怀狂暴的满足感，我的臀部试图在床垫上找到身体和装满东西的杯子之间的平衡。每一次移动都要谨慎选择，一个不加思考的动作，仪式将终结于我被泼满油腻酱汁的半裸身体和 21st Century Boom Box 智能音箱。按下按键——终于，熟悉的声音响起——反复出现的像素令我放松，我看了一遍又一遍。精致的画面和构图组成一支私密的舞曲，我随之跃动。我的颞骨就着酱汁面条放松，汁液在键盘上留下一丝光泽。我的双眼忙于研究人物角色和情节冲突。我重归自己的身体，同时获得释放。在这种快乐中，我感觉自己的情绪调动比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刻都更加积极。

【无标题】

有的时候，当我实在不知所措时，我喜欢坐下来深吸一口气，然后花四五个小时看那些陌生人的照片。完全不去理会电邮、截止日期和其它令人窒息的数字信号：购买书籍、浏览网页、组织？踩坑？，以“研究”之名。停下。放松下颚。释放双肩的紧张感。深呼吸。好的，你可以继续滚动鼠标（刷网页）。

我忘了我是谁，我本该是谁。你安抚着我的指尖，让我想起我想成为的那个人。我的双眼沉入脉冲物质中——每一次冲击刺激着我的手微振。

我感觉到，我的数据之躯处在监控之下，因为我不知道它始于何处、止于何方。打开新选项卡/新选项卡/新选项卡/选项卡。窗帘张开，明亮的光芒透进来。视而不见，我闭上双眼。我不知该如何凝视它，或如何进入这种光芒。你预测我的行为，而我甚至无法预测我自己。

可能正是这种熟悉的感觉。网格项——所有碎片移动着，寻找相互之间的关系，构建无限的象征和男孩儿女孩儿们刺在耳后和手腕内侧的纹身。我在这种结构中创建一个图像，我知道我想要的一切，但却还没有得到的。在不安中得到安抚。我看着屏幕上的这种个人循环和映射。我保存那些令我觉得有些振奋的东西，该死的当然知道它们将最终挤在我那过载的云存储中，只是成为负担。

困在我的这种幻想“循环”中，时间过去了。太阳光移动时，我认出了自己的身影——只有我的大拇指在以重复的频率移动着。

当你的生活分崩离析，阳光却还不错。

刷网页的罪恶——少年的思维被困在这个衰老的身体里——我对衣服的选择预示着我享有特权的未来。我被自己说服，对于一些表面原因，这些狗屎足够，我整个人精疲力竭。

猜猜是谁荒废了整日，沉迷于文化因子。我浪费了多少时间思考我所期待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消费主义的深度知识令我的脑细胞冷静，我幻想着自己在别处的生活。我的意识注视着我正做着与对我来说最好的完全相反的事。这是惊恐发作吗？

在网络上暴露出我不安和恐惧的所有细节，给了陌生人任意撕裂我的自由——那是交织在一起的极端精疲力竭、自我怀疑、满满自信和洋洋自得。我这才意识到，我不能相信任何我关于自己的想法，因为这可能和其他想法一样是胡说八道。这种仪式被令人安宁的 YouTube 终止了——纺织物、肉、粉末、颜料和液体.....

冥想--想象的政治

意识到展现社会自身形象的一种意识形态想象。那不是创伤性的当下，而是隐匿于平凡之中的危机。

是的，我感到害怕和不安。我总是搞砸一切。这使得我生活中的人感到不重要、不被爱或者被回避，而这实际上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也许问题不在于我，也许问题在于，我要求我的中枢神经系统有效运转以获得持续的工作输出，这样我才能符合不现实的资本主义劳动标准，并维持企业的盈利能力。我与自己相矛盾吗？很好，我与自己想矛盾；我包罗万象。

网络是一种各种当下交织和并存的长期杂糅形式--主要是关注你的行为习惯，好的和坏的。

试着不带判断地观察你的行为，记录这些行为带来的感受。

问问自己想做什么，诚实地回答。

网络意味着不断的变化和重置，超越个人想象、留下开放可能。对于进步有着无条件的爱，因为它的永不终止、永不完美，没有最终结果。发现新的你，改变身体、改变荷尔蒙、改变生活。感受体验的边际，并对此产生好奇。想象你的社会环境。我们能够思考或想象整个社会的方式。

专注于这种集体形式的想象--将其视作可能。

- 揭露权力关系
- 支持任何显而易见的自然秩序
- 培养能够成为可能的其他想象

最重要的是你在意并且知道你有能力。

【无标题】

我们的第一次欢乐时光是玩《真人快打》度过的。我没有吻你，而是让我的人物角色朝你屁股上踢了一脚，这个角色的特技是踢爆男人的睾丸。我完全无法控制我的身体。每天，我的血脉都在狂暴喷张。

我之前大概没有打过僵尸，但是我可以认同那个打僵尸的角色，变成那个抽象化、超性别的生物——的确没法改变它的形象还坚持把游戏玩下去——所以选择是：玩游戏并遵循规则；或者，选择不玩。

你若敢靠近我，我会撕开你的喉咙，一抹红色像素从你布满虎纹的身体中喷涌出来。你的痛苦是我的快乐。我难以自己高昂的自豪感。我享受你在所有怪异的朋友前受虐的样子，但后来才意识到，我是复制幻想的那个人。

我记得第一次玩《古墓丽影》时苦涩的感觉，劳拉·克劳馥的胸脯在一个空旷的海洋星球上起起伏伏。我只能在朋友家玩。他迷恋我，我迷恋劳拉·克劳馥——最能引发共鸣的是每次冲击波之后劳拉的呻吟声。在另一个朋友家，我第一次认识《生化危机》。电视就在她的床边，我得以第一次触摸到 Playstation。深夜中握着控制手柄，艾达王的嘴唇涂着湿润唇彩，说着枯燥、尖锐和讽刺的旁白。

战斗，战斗，战斗——大多数女战士的共同点是她们的旅程充满孤独。这就是我大多数时间中的感受。

被边缘化，但仍处于异质的自我延续循环中——在典型的抢劫、杀戮和冒险故事情节中，我成了最孤独的战士。我将自己认同为女性原型是为了将我的不安掩饰在表面之下；你没法表现这种感觉。当我那晚离开你的公寓，我转过身，张开嘴。我想为不清楚自己的所求所感而抱歉。相反，我说“晚安”，三次元的我腼腆至极。

我希望我可以从一个女人进化成一个该死的机械人。总有一天，我会打通《真人快打》，所向披靡。我想象着自己使出冲击波攻击被写成男女性别的角色，在空白处写下愤怒的评论……作为数字世界的破坏者，我感觉如此愚蠢和高调。我这又是在讲什么陈词滥调。

对网络情报和公民社会的研究

巴鲁克·戈特利布和斯蒂芬妮·霍尔-特里奥访谈

--

技术没有恻隐之心，因为机制决定了它的中立。无论一个人是否拥有特权，它都会一视同仁地为其服务。但是，那些拥有更多特权的人因为手握资源，往往能更好地利用技术，靠它获得更多利益。所以，一项技术只会加剧已经存在的社会不平衡。某些结构上的不对称，很难被克服。

--

平台上具体有何内容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些拥有支持平台运营的硬件和不动产的人，才是唯一的受益者。那才是积累开始的地方。这些固定资产，可以不断增值。在平台上共享什么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共享的数量和频率。

--

实体并非完全透明，它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折射。这种提升效率的优化特性，当下十分流行。各种应用程序允诺帮助你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生活。嵌入的社会生活，被分割成一连串可供优化的微观过程。经验被切割成一个个可以度量的子集。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企业实践，都非常擅长从社会经验中获得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商品。

--

出于对他人的责任和集体意识，许多人为提升社会生产力作出了无偿奉献。西尔维娅·费德里奇称这种对社会需求不计报酬的持续贡献为“再生产劳动”。它通常由妇女完成，但并非妇女的专利。没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再生产劳动”，社会就会崩溃。再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正被依赖它的产业阶层所享受。生产和再生产不可分割。费德里奇认为再生产既是剥削的场所，也是抵抗的场所。它是获取价值的地方，也是反抗手段和策略诞生的地方。

--

必须承认，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计算工作，我们其实认识匮乏。你获得服务，到达目的地，发送文本，凡此种种，都需要让系统知晓你的位置以及其他许多其他信息。这是被动的数据采集，因为你没有刻意把你的数据发给别人。你只是在使用你的设备。而设备的工作原理，决定了它必须共享数据。你只想让应用程序工作，譬如让你头像出现在使用的服务上。所以，你必然需要设备平稳运行。但是，设备并不仅仅服务于你的利益，它得首先服务于平台股东的利益。我们看到的是，一大群人在结构上适应着数据分析和这些服务平台。这才是“方便”一词的含义，它意味着许多信息被汇聚到一切界面的光滑外表之下。

--

你并不孤单，许多人通过终端设备连接在一起，形成深入的交集。你在平台上的经验以及你的成就，都与平台的再生产活动相关，并涉及到所有的硬件、挖掘行动和所有各司其职的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基础设施是抽象的，但它却充满了社会性

的互动。我们都连接在同一台设备上，它是我们产生相互体验的假肢。共享单车和共享滑板车就是一个例子。如果这些自行车不属于某家私人公司，那这就是一套完整的共产主义体系。你不再需要拥有自己的私人财产，因为到处都是任人使用的自行车。网络技术已经促成了某种原始共产主义体系。

--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范式的转变：人们每天不可或缺的某些服务，正从公营领域转向私营领域。之前提供的某些服务的本地居民，其数量足以抵得上一座城市、一个省份乃至一个国家。但是现在，责任感很难再被这样唤起。大部分服务都是私有的。所有的价值和数据，都成为了服务于国际财团的金融资产。

--

那些新型“共享经济”平台得以运营的前提，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保持良好状态。但这一切该如何运转呢？民主的赤字日益严重。城市间为了争夺流动人口打得火热，许多的价值都被跨国公司所攫取。这时候，工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难道光靠奖励那些使用自行车，再把它们随地乱放的人？服务提供商、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在争斗。它们形成了一个由不同组织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群体。他们提供这些服务，都有自己的动机。

--

用机器构建信任系统的想法，对我们而言并不陌生。这种情况肯定也出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在德国，一般贷款保护协会（SCHUFA）提供信用评分服务。这是一家私人机构，它的数据分析统计模型是受法律保护的商业机密。因此，这些工具被封锁在政府和公民的接触范围之外。信用评分必然会影响到社会融入，被 SCHUFA 记录在案的负面信用历史，将对个体的财务和就业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

我们需要谨慎评判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因为中英文之间存在着翻译的困难。不同的人对于这些多义的术语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这给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汉语中存在“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一说，但“信”同时也有“信任”的意思。“信”字有多重解释，还可以被理解成“诚信”，甚至是“诚意”。建设社会信用体系也被宣传为建设社会诚信。但是，“信”也可以组词为“征信”，也即金融信用。如果你对中文不够熟悉，将很难从“信”这个汉字中解读出各种含义。

--

还有一点也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想要对比的这些技术体系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且随着体系的发展，这些社会环境也在发生融合。以中国为例，它的经济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社会习俗还没有跟上这种变化。这样的情况，欧洲并非没有经历过，只不过这个过程更加漫长，我们的机构也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它，并利用制度、社会和文化手段应对这种伤害。当前的经济发展也在破坏民主国家长期形成的规章制度。这些平台的游说活动也对适应不了金融压力的民主机构形成了碾压。

--

有一个被人普遍接受的正统观点认为，特定阶段的金融发展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否

则整个体系都将崩溃。这似乎是唯一的可能，但也只是对未来繁荣的一种展望。中国正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我们无意评价它的好坏。但每个坚持正统的金融增长观点的人，都受到来自中国的莫大威胁。他们会竭尽所能，阻止中国成功。中国必须保持推进它所坚信的项目的能力。无论是否愿意，它都在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它必须能够与资本家竞争，因为资本家正试图用相同的技术打败它。

--

正如杰里米·多姆所说的那样，我们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所看到的東西，其实正是我们对现有处境感到恐慌的原因。人们的担心之一，是极权主义国家的某些意识形态会压迫自由，抑制自由表达和创造力。但那是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在这里，我们正经历不同形式的控制和不同的自由。自由离不开结构，你越想行使某种激进的自由，你和你所处的社会就越要面对它的后果。

--

真正的自由是可怕的，因为它使人直接意识到存在的无限性和宇宙中时间的充盈。面对如此丰富、深邃和广阔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大多数人会把自由解释为逃脱社会和政治的束缚。但现实情况是，人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混乱无意义的边缘。实际上，我们在每个转弯都会尝试逃跑，因为这种生活实在无法忍受。

--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人们一觉醒来，就得考虑工作、房租、养老.....你可能不认为这些事情限制了你的自由，但你的自由完全取决于这些需求。如果没有这些压力，你会用你的能力做些什么？在更令人满意的经济条件下，没有人会为如何满足明天的基本需求这样操心。他们将拥有所需的一切，包括水、食物、住所等等。但你依然需要搞明白这些条件是如何再生的，因为它无法自己生成。我们该如何保持并改进生产和再生产幸福社会条件的方式？

--

我们所使用的技术，创造了这个新的环境。在现代主义时期，我们有了“私人空间”，幻想自己可以在那里进行独立批判和自主思考。当然那只是幻想，我们不能对它奢望太多。但相对而言，我们总算有了“隐私”。这种新环境，是我们的第二次群聚。它与从前那次群聚不同，虽然我们对它们有着类似的社会反应。麦克鲁汉声称，隐私在上世纪 70 年代已经被替代。新整体主义取代了隐私，基于理性原则的技术为它提供支持。而这种原则，正是我们可以也必须批判的。一种新的认识或许是必要的：它不允许我们完全脱离自己的环境；但与此同时，它又坚称我们必须保持批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或实践，才能在保持适当批判的同时，做到表里如一。